

# 瘦冬

□甘肃静宁 任随平

春日绚烂,夏日旖旎,秋日迷丽,而冬,却是瘦冬。

这“瘦”,瘦在迢迢,瘦在凝练,瘦在一份安谧隐匿其中的风骨。

我独爱冬日,爱这一份瘦劲。

风是瘦的。春日的风一旦跑起来,就像一场甜意浓郁的梦境,醒过来,就翻过墙院,穿过村巷,绕着场院跑几圈,而后,隐遁在草垛抑或树林之间,隐匿了踪迹。而夏日,风是倦着的,总是慵慵懒懒,安卧在瓦屋的拐角处,和伸过来的一两枝柳枝,或者一只沉浸在阳光里的小花猫,它们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能够相处一个下午的时光。秋日,多情的风总是不能停驻脚步,漫山遍野地跑,带着黄叶,带着金色的梦,带着一个人的守望,不孤独,也不寂寞,把一场梦吹散,又聚拢来。唯有冬日的风,瘦瘦的,一小撮一小撮地吹,树林藏不住它的秘密,山崩梁亘藏不住它的梦,就这样兀自飘着,钻进你我的衣衫,拂过你我的发际,不小心还会灌进你我的衣领。就是这一阵阵瘦劲的冬风,吹瘦了远山,吹瘦了山野低处的河流,吹瘦了山草的茎

叶,吹瘦了屋檐下父亲双手捧着的金色玉米棒,也吹瘦了暮色掩映下一声长长的唤归声。

当然,暗夜深处的那一阵风,还会瘦了鸟鸣,瘦了一个人的梦境。

冬日里的鸟也是瘦的。它们总是斜归,总是背上驮负了暮色,在村庄上空盘旋、俯冲。这时候,炊烟就袅袅娜娜地飘起来,绕着屋檐,绕着房脊背后突兀的枝柯,细若游丝般地飘,很久,很久,不愿离去,或许它们是在等待归来的鸟声,还是等待门环撞击的闭门声,抑或等待一声长久的咳嗽。其实,冬日的物事,总是让人心生一份甘冽的气息,就连衬映在窗外的鸟影也是清冽的,那双翅,那打开的羽毛,仿若线条,抑或被谁的巧手描摹而出,清晰,却少了丰腴,少了圆润,多了单薄和瘦劲。

其实,这时候氤氲而出的灯火也是瘦弱的。

于是,这鸟影瞬息之间就定格在了窗棂间,灯光晕黄,鸟影骨感伶俐,只是这窗棂间少缺了一页纸——窗棂纸,要不,你一定会将

这鸟影错认成一页窗花。窗花之于窗棂,就像醒着的灵魂,望一眼,你就爱上了木格窗棂,爱上童年的梦。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我总是把大部分的时光用于守望——爬在木格窗扇边,那时候,窗棂上一定是糊着窗棂纸的,而窗花,就一定是鸟影一样迷离着:翻飞的燕子,蹬枝的喜鹊,咕咕呼朋唤友的鹌鹑,弯了脖颈啄食羽毛的麻雀……它们都是窗花中的佼佼者,它们有着飞翔的梦,它们打开翅羽,它们就在窗纸上试飞。

后来,我也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后,走出了大山,开始了自己的寻梦之旅。

就这样,我总是对冬日有着独有的迷恋,像后背吹过来的一缕风,叫醒我对生活的热爱,也更像是那些纷纷扬扬的雪花,将我的梦境装饰出圣洁和迷离。

此刻,我就在故园的屋舍之内,静守着雪花,静守着晕黄的灯光,还有酡红的火炉,我要将瘦弱的冬日时光暖醒,像暖醒我童年幻梦中的窗花一样,让它们打开翅羽,在冬日里飞翔成千姿百态。

## 姐姐

□河北三河 程宏安

姐姐,在我们姊妹行里排老大。父亲、母亲归于黄土之后,姐姐是我回老家的唯一正当理由。不知情的朋友说,你老家里老人都不在了,还回去干啥?给民航、铁路做贡献吗?我笑笑说:回去看看。回去看姐姐,是我内心的想法,我不愿与别人分享。

姐姐,在远方。这么些年之后,我身处异乡,故乡是我的远方,远在千里之外,看一眼姐姐需要整整十几个小时。河东河西,不经意间时间来回几十年。

姐姐家屋檐下的那窝燕子一直都在。三十年了,姐姐拆了旧房换新房,燕子也没有搬走,每年开春都回来。

农村人说燕子是有灵性的鸟儿,会选择宅心仁厚之家栖息、筑巢,也会给主家带来好运。我数过姐姐他们村子里屋檐下有燕子窝的人家并不多,愿这天地间的灵物给我的姐姐和她的乡邻们带来吉祥和安宁。

我有时固执地想,姐姐没有像别人一样出门打工,守着几亩薄田一院房,一直待在北翟村很少出去

过,也许是在等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归来,怕我回来她不在家或者找不见路。我离开故乡时的最后一个夜晚,我住在姐姐家。我听别人说过,我走后的那些年,提起我,姐姐就流泪。

我欠姐姐的太多了,这一辈子都还不欠。

高中毕业时,姐姐差一分没考上大学。按当时的情况,如果我们家的生活稍微能过得去,重读一年,姐姐是一定能上大学的。

偏偏我当时考上了中专,眼看着要花钱,可钱从哪里来?母亲长年卧病在床,上不了工,分不到工分,我们家连口粮指标都分不到。弟弟妹妹都还小,父亲微薄的薪水既要给母亲看病又要对付六口人生活,几张嘴等着吃饭,根本不够。我听见父母给姐姐做工作,让她放弃重读,回家劳动。我可怜的姐姐,她能说什么呢?家里的现状明摆在那里,她妥协了。

我上师范的第二年,姐姐在皮鞋厂做工,一月工资才二十几块钱,我那时偷偷学会了抽烟,没钱买烟,就撒谎说生活费不够,吃不

饱饭,跟姐姐拿过几回钱,姐姐从来没有打过磕巴,也从来没有过问过钱的用途。

对于我们,姐姐的家是我们共同的去处,自觉不自觉地我们都愿意朝这个方向走。

弟弟在县城工作,姐姐做了好吃的一定会邀他共享,临走还带回一些她自己种的菜和粮食。小侄子寒暑假也喜欢在姐姐家赖几天,用他的话说就是一觉睡到自然醒,睁开眼睛有饭吃。

妹妹生活在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,回老家也是先到姐姐那里打一打头,才去办别的事情。

我早已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安家落户、娶妻生子,姐姐平常的生活里几乎就没有我的影子,她的农忙、她的庄稼、她的儿女都由她独自照料。可每次回家探亲,姐姐总是不容拒绝地把木耳、香菇、菜团,一堆一堆的土特产一包又一包,恨不得把整个家、整块浓浓的化不开的亲情全塞进我的后备厢里。

这些年,我带给姐姐的都是些什么呢?想起这些,难免有无限的愧疚之情。

## 初养罗汉鱼

□宝应 陆地

搬了新居,朋友老王见我客厅里空间太大,就给我做了一个玻璃鱼缸。

第二天,我拎着一个小白桶到花鸟鱼市场,正好遇到老王,我和他各买了十条罗汉鱼。回来放进鱼缸里,罗汉鱼额头上隆起一个小圆球,侧扁身子,摆着尾巴,相互在假山旁的水草中追逐、抢食、戏闹,不时荡出火花,很有趣。闲暇无事,我和妻子用镊子夹着红虫,在鱼缸旁弯着腰逗罗汉鱼。

买罗汉鱼时,摊主送了一盒红虫,两三天红虫就喂光了。接下来,我经常一下班就要跑花鸟鱼市场买红虫。渐渐地感觉买红虫挺麻烦,干脆给罗汉鱼喂火腿肠、鸡蛋糕子等。鱼食改了以后,我们的麻烦事来了,最重要的是鱼缸里的

水浑得快,得勤换、勤洗、勤刷。

换水很简单,用一根塑料管子,一头放在鱼缸里,一头放在卫生间,增氧泵一开,水就慢慢地通过塑料管子流进卫生间下水道了。刷洗鱼缸是个技术活,我拿着一把塑料刷子,在鱼缸玻璃上刷着污水留下的斑迹,稍加用力,污水沾满一脸的。妻子见我脸上被污水沾得像麻子一样,在一旁哈哈大笑。我生气说:“以后刷鱼缸得轮着来。”

没想到养罗汉鱼这么麻烦。一次我出差在宾馆看到鱼缸里养有罗汉鱼,就问服务员洗刷鱼缸有什么好办法?服务员说:“你想要省事的话,就不要给罗汉鱼喂食,一个月洗刷一次鱼缸就行了。”

回家后,我“照方抓药”,果然,不给罗汉鱼喂食省事多了。鱼粪

也少了,一缸清水,能维持十天向上。鱼呢,个个把身子贴在假山旁,偶尔摆动一下尾巴,没精打采,眼睛有点迟钝。

一天,老王请我到他家喝茶。他把我带到书屋,指着鱼缸里的罗汉鱼说:“看看和你一块买的罗汉鱼。”我一看,他的罗汉鱼比我的那几条大多了,我有点吃惊。他说:“鱼要天天喂食,还要防病,鱼缸还要经常换水清洗,有了好的环境,罗汉鱼才能健康长大。”

回来之后,我就专心侍候这罗汉鱼,渐渐地它们恢复了元气,在鱼缸里快活地互相追逐,像是在做游戏给我看,后面的追上前面的轻轻地咬一下它的鳍或者尾巴,然后迅速地游走。看来,凡事只要积极投入进去,结果还真真是大不一样。

## 一碗水潜蛋

□张家港 许国华

深夜,正当饥肠辘辘时,妻子端来一碗水潜蛋。素雅的青边瓷碗中,清清的汤水里卧着两个圆扁扁的鸡蛋,白白的蛋清包裹着黄黄的蛋黄,底下还放了一层细细的粉丝,青绿的葱花点缀其间,青白黄绿,煞是好看。

我会心一笑,潜意识中忽然想起了妻子说过的:“若不是那碗水潜蛋,恐怕我们就无缘走到一起。”

那时,她和家人第一次来我家“看人家”(相亲)。我家按照江南的传统风俗,立即烧水潜蛋来招待客人。尽管我们那一代谈恋爱,已有新潮的自由恋爱,但传统的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恋爱婚姻仍占主流。那时,我是“竹竿”型清瘦男孩,性格内向木讷,又不修边幅,不受女孩子喜欢。好成人之美的小阿姨四处奔波,经撮合,选了个吉日,女方的至亲好友来我家实地考察,即为俗称的“看人家”。

女方家眷稍微看了一下我家,她便悄悄地走出了我家大门。此时,一碗碗水潜蛋刚端上八仙桌,母亲和小阿姨忙招呼女方坐下吃水潜蛋。吃水潜蛋,既是一种江南的待客之道,也是“看人家”环节的一种仪式试探。若是女方肯留下来吃水潜蛋,则表明愿意继续交往发展。如果对男方不满意,不想继续交往,女方断然不肯坐下来吃水潜蛋的。

可是无论小阿姨怎样殷勤邀请女方落座,她却始终不肯坐下来。女方家眷见她不肯落座,也都不便落

## 小聪明

□吉林 谢梦园

母亲常说,自己的心眼儿都用在小聪明上了,所以没有大智慧。

年少读书时,我英语不好,母亲四处张罗着给我找英语私教,一节课的费用,占了一天家用的一半。邻居阿姨劝母亲,“女娃儿别贴钱,有这闲钱你跟哥努力,生个男孩儿养多好。”母亲笑着说,“别诳我啦,我女儿聪明,补课也就是个把月的事儿,才能花多少钱,再养个孩子可比这费钱,我才不干捡芝麻丢西瓜的傻事儿呢!”邻居嘲笑母亲榆木脑袋想不明白,母亲自得其乐,每天只管按时接送我上下课。

后来考大学时,我压着二本分数线过线。挂着二本分数的名头,极容易被挤到三本。三本与二本,差的不光是择校机会,还有高出两倍的学费,这意味着,一旦滑入三本,父亲很可能让我直接上大专。报考那段时间里,是我最忧虑的日子,以至于头上冒出了白发。母亲见状,一面呵斥父亲不准给我压力,一面准备好了烟酒,托关系联系县里颇具名望的老校长为我指点迷津。最终,我如愿以偿上了一家还不错的二本院校。父亲埋怨母亲,“孩子上大专,根据政策还能给家里发钱,你这花钱送到二本,不还是咱俩受累多扛好几天钢筋呐。”母亲一拍脑门,“哎呀,我光想着叫你老谢家出个正儿八经大学

生,气氛顿时有些尴尬。此时,她姐姐的女儿晶晶,当时才五岁,看到了八仙桌上的水潜蛋,便嚷嚷:“咯咯蛋,咯咯蛋,我要吃咯咯蛋……”

小阿姨乘机说道:“俗话说‘成不成,吃三顿’,这门亲事成与不成,看缘分,看造化,既然水潜蛋已烧好,大家就不要客气了。”于是女方人员就坐了下來吃了,她也只好被迫坐下来吃。

吃过水潜蛋,我就和她名正言顺地交往了,看过几场电影,我就到女方家“跑动”。所谓“跑动”,就是男方作为女方的准男友,第一次上女方家里做客。

我进门落座,准丈母娘就端上了一碗水潜蛋。这也是我们江南的风俗。一个青边瓷碗中,盛上两个软白温润的水潜蛋,寓意“好事成双”。水潜蛋潜得很水嫩,蛋黄呈半凝固半流淌状态。我先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戳了下蛋白,顿时有一股细细的蛋黄溢出,夹起,放在嘴边一吸,“嘘溜溜”地被吸入嘴中,入口细腻,别有一番风味。

按照风俗,我第一次上门“跑动”,只能动动筷子,象征性地吃掉其中一个水潜蛋,以示“富贵有余”。若是全部吃掉,会被对方认为没礼貌没教养,恐怕只能吃完就“滚蛋”了。

我从此爱上水潜蛋。无数个饥寒深夜,妻子烧一碗水潜蛋端上,那温润的蛋清的白,那温馨的蛋黄的黄,是寒冷冬天最暖的颜色。

生,忘了这茬了。”父亲拧在一起的眉毛舒展开来,出门跟人炫耀去了。

再后来,就是我的终身大事。有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“厂二代”,说对方老爷子挑儿媳要求高着呢,不管是学历还是身高相貌都有要求,因为对方儿子浑,将来是要儿媳扫班呢。言谈间,一股给母亲透露了好消息,白让我捡了大便宜的感觉。母亲笑嘻嘻回绝了,“不行不行,那样的人家,肯定觉得我高攀,得多要好多陪嫁呢。”亲戚说母亲傻,这样的人家,还会少你的彩礼,母亲连连摆手,“人家开那样大的厂子,怎么会傻?肯定算计得清清楚楚的。”

此后的日子里,旁人说起母亲来,总少不了“小聪明”的评判,甚至还隐隐为我可惜。我哑然失笑,母亲这哪是小聪明啊。她太清楚重男轻女的老旧思想,一旦有了弟弟,我将失去一切向上的机会;她太清楚社会对女孩的刻薄,没有好的出身就只能通过读书上学改变命运;她太清楚生活的本质,踏入没有感情基础又做不到势均力敌的婚姻,往往就是自掘坟墓……

而今,与母亲提起陈年往事,她总是一句忘了,可她那双充满爱意的深邃眼睛,早已给出了无声的回答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4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